

《纽约时报》畅销榜神作 全美畅销百万部！
顶级专家们的心理罪！

纽约自然史博物馆
谋杀案 III

渠城猎手

RELIQUARY

【美】道格拉斯·普莱斯顿 林肯·蔡尔德 著
DOUGLAS PRESTON & LINCOLN CHILD
姚向辉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纽约自然史博物馆谋杀案

II

渠城猎手

【美】道格拉斯·普莱斯頓 林肯·蔡尔德 著
姚向辉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RELIQUARY: Copyright © 1995 by Douglas Preston & Lincoln Child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Harvey Klinger, In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版贸核渝字 (2012) 第 09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渠城猎手 / (美) 普莱斯顿著, 姚向辉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229-06496-9

I. ①渠… II. ①普…②姚…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5646 号

渠城猎手

QUCHENG LIESHOU

[美] 道格拉斯·普莱斯顿 林肯·蔡尔德 著 姚向辉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张立武

特约编辑: 刘 依

责任校对: 郑小石

封面设计: 花&树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电话: 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 230mm 1/32 印张 12.5 字数: 312 千字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6496-9

定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将本书献给女儿维罗妮卡。

——林肯·蔡尔德

将本书献给小詹姆斯·莫蒂默·吉本斯医学博士。

——道格拉斯·普莱斯顿

致 谢

我们希望能感谢以下各位在本书诞生中提供的慷慨帮助：鲍勃·格里森、马修斯奈德、丹尼斯·凯利、史蒂芬·德·拉·赫拉斯、吉姆·卡西、琳达·昆特、汤姆·艾斯邦谢伊德、丹·拉比诺维茨、迦勒·拉比诺维茨、凯伦·洛弗尔、马克·加拉格尔、鲍勃·温考特、李·萨科诺和乔吉特皮丽晶。

特别感谢汤姆·多尔蒂与哈维·克林格，如果没有他们的指导和勤勉努力，本书就不可能存在了。

感谢托尔出版社营销人员的辛苦工作和献身精神。

我们还想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读者，无论是在电台和电视访谈中打来电话的，在签售会上与我们交谈的，或是寄来传统信件和电子邮件的，又抑或仅仅是阅读和喜爱我们作品的……各位对《掠食因子》的热情正是推动续作面世的动力。

诚挚感谢我们应该提到但因为疏忽，以至未曾在此提到的所有人。

“博物馆员 + 编辑”的黄金畅销组合

(代序)

1986年,刚满三十岁的道格拉斯·普莱斯顿告别了居住八年的纽约,把所有家当装进他的速霸陆休旅车,就这么驾车横越美国,搬到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全心写作。在这之前,他一直任职于美国自然史博物馆,还写过一本书《阁楼里的恐龙》(*Dinosaurs in the Attic*),介绍那些千奇百怪、大部分时间都深锁在储藏室里不见天日的馆藏。

大学时代的普莱斯顿兴趣很杂,广泛辅修了数学、生物学、物理学、人类学、化学和天文学等领域的课程,最后才决定专攻英国文学。他从自然史博物馆的编辑、主笔一路做到出版统筹,既锻炼笔锋,也长了见识,奠定了日后创作最丰厚的基础。迁居之后,普莱斯顿一边进行新书《寻找黄金城》(*Cities of Gold*)的调研工作,同时开始构思一部以自然史博物馆为背景的谋杀推理小说,并把写作提案寄给《阁楼里的恐龙》编辑林肯·蔡尔德。

蔡尔德比普莱斯顿小一岁,年纪轻轻就在纽约出版界崭露头角。巧合的是,两人都是文学系毕业,而且念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学校。蔡尔德对恐怖小说情有独钟,编过几本鬼故事精选,还是个自学成才的程序设计高手。收到提案时,他已经离开出版界,成了大都会人寿的系统分析师。他认为市面上的推理小说泛滥,不容易崭露头角,不如改写高科技惊悚小说(Techno-Thriller),并提议两人合写。

谁也没想到,这个“前博物馆员+前出版社编辑”的组合,会成为当代最受读者喜爱的惊悚小说黄金搭档。

他们的第一部作品《掠食因子》(*Relic*)有如《异形》遇上《侏罗纪公园》,以美国自然史博物馆横跨十数街区的展馆和阴森的地下储藏室为背景,叙述一桩失败的南美密林探险行动,一场即将揭幕的世界土著文化主题展,一座半人半兽的诡异原住民神像,以及一个神出鬼没的凶残杀手。他们创造了许多精彩的人物,例如颇有现代福尔摩斯风采的FBI探员潘德嘉斯特,个性的中年警官达戈斯塔,还有天真但勇敢聪慧的生物学博士生玛戈·格林。

普莱斯顿与蔡尔德的作品特色,在此已略具雏形:他们总能建构出匪夷所思、看似有超自然力量介入的恐怖悬案,然后用创意独具的科学理论加以解释,并掺杂都市传奇、失落宝藏传说等冒险小说要素。普莱斯顿的自然科学背景使他不论写生物科技、基因工程或病理学都从容自若;蔡尔德则擅长营造惊悚气氛,懂得何时添加血腥场面,何时攻心为上用气氛吓死读者。

这本书成了《侏罗纪公园》之后最成功的高科技惊悚小说。平装本推出后立即蹿上各大排行榜,卖出十余国版权,单在美国就卖了一百万册。1997年,同名电影上映(中译名《第三类终结者》),更把《掠食因子》送上纽约时报排行榜冠军。

不过,《掠食因子》的出版过程非常曲折,两人的成功也绝非一蹴而就。首先要克服的就是地理问题:普莱斯顿与蔡尔德相隔千里,见上一面都很困难,遑论创作这种私密的个人技艺。他们逐渐摸索出一种独特的合作方式:编辑出身的蔡尔德负责剧情大纲,普莱斯顿写初稿,再交由蔡尔德修润。其间当然有无数的讨论、争执与协商,加上两人各有正职工作,单是初稿就写了四年,而且他们还真的从头到尾没见面,完全以电话、邮件和传真作为联系管道。

稿子完成之后，他们又四处碰壁，幸赖经纪人哈维·克林格（Harvey Klinger）坚定不移的信心，才没有放弃。十八个月后，科幻出版社托尔的编辑罗勃·葛利森（Robert Gleason）签下版权，两人接着又花了一年多时间进行修改。从普莱斯顿 1987 年的构思到 1995 年《掠食因子》正式出版，整整漫长八年。

之后，普莱斯顿与蔡尔德再接再厉，陆续完成续集《渠城猎手》（*Reliquary*）与剧情独立的医学惊悚小说《龙山》（*Mount Dragon*），然后他们离开了一手发掘他们的经纪人克林格，转投更具规模的大经纪公司旗下。

有了先前的畅销基础，新任的大牌经纪人轻松找到了华纳出版集团，砸下重金要把他们打造成超级畅销品牌。双方合作之初，普莱斯顿与蔡尔德写了三部偏动作冒险的作品：《冲潮》（*Riptide*）、《雷云》（*Thunderhead*）、《冰岩》（*The Ice Limit*）。

这几部作品虽有大出版社的强力营销，销售却难与当年《掠食因子》的高峰相比。故事精彩归精彩，好像还是少了点什么。普莱斯顿与蔡尔德想了很久，明白读者最喜欢的还是潘德嘉斯特探员和自然史博物馆，于是决定让这位风度翩翩的探员重出江湖，侦查博物馆暗藏的百年凶案，这就是 2002 年的《猎奇档案》（*The Cabinet of Curiosities*）。故事描述一起建筑工程挖开古老的猎奇档案柜，出土的竟是一个恐怖的地底人体实验室，里面是三十六具被谋杀而后残忍肢解的尸体。潘德嘉斯特探员找上自然史博物馆的考古学家诺拉·凯莉，两人深入研究博物馆的尘封档案，调查唐人街底下的大型墓园，还有河滨大道旁的恐怖豪宅。他们寻找的是一百三十年前的纽约谜样医师，一个着迷活体实验的医学天才。就在这个时候，同样凶残的谋杀和肢解惨案在纽约市爆发，相隔一个世纪

的连串死亡究竟有何关联?

相较于《猎奇档案》的都会背景,隔年推出的《乌鸦静画》(*Still Life with Crows*)则把故事舞台搬到与世隔绝的堪萨斯小镇,由当地警长和潘德嘉斯特联手侦办一连串恐怖的杀人祭仪。他们深入附近的地底岩洞,发现一座禁酒时期的私酿场,并追索连续杀人事件背后的真正谜团:谁才是1856年当地大屠杀惨剧的凶手?四代堪萨斯家族又隐藏了什么扭曲病态的秘密?

2004年,普莱斯顿与蔡尔德出版《硫黄密杀》(重庆出版社版),更让潘德嘉斯特和达戈斯塔警官再度联手办案。《掠食因子》书迷看到两人久别重逢,潘德嘉斯特不改幽默从容本色的那句“如假包换,我亲爱的文森”,莫不感动得无以复加。距离两人首次搭档,已经匆匆十年过去了。《硫黄密杀》同时也开启了堪称两位作者写作事业颠峰的全新三部曲:智勇双全的潘德嘉斯特不仅要挑战更匪夷所思的谜团,还要与他的终极敌手、犯罪天才狄奥基尼斯决一死战,而他就是潘德嘉斯特的亲弟弟。

三部曲之二的《死亡之舞》(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更是全面整合了普莱斯顿与蔡尔德的世界观,各路角色纷纷现身,生物学博士玛戈·格林、考古学家诺拉·凯莉、记者比尔·史密斯贝克、硬派女警萝拉·海沃德等人齐聚自然史博物馆。只可惜这不是美好的大团圆,而是悲剧的开始,因为狄奥基尼斯已经正式下了战书,要与潘德嘉斯特一较高下,而他的战书就是谋杀哥哥的亲朋好友。过去总是一派从容自在、彷彿没有事情难得了他的潘德嘉斯特探员,对上旗鼓相当甚至魔高一丈的狄奥基尼斯,终要陷入前所未有的绝境……

《掠食因子》在美国出版十五年后,终于被翻成中文与中国读

者见面。这其中的曲折,可也不输当年克林格的再三受挫。

我第一次听闻这两位作者的名字,是在2004年的冬天,从编辑友人冬阳口中得知。当时他刚进入脸谱出版社不久,对《掠食因子》融合超自然案件与科学解释的手法大为推崇,委托我查询版权下落。当时我对《异形》加上《侏罗纪公园》的描述兴致不高,一时也没找到相关资料,便搁置一旁。

隔年我们结伴去纽约参加书展,出发前他又提起《掠食因子》,并带来自己买的英文版。我翻开一看,前面的谢词里赫然写着经纪人哈维·克林格的名字,而他一年前才拒绝过我的代理要求!我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再次修书,没想到克林格很爽快地同意见面,邀请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去。我就这样谈到了《掠食因子》《龙山》《渠城猎手》的代理权,也才晓得普莱斯顿和蔡尔德当年出道及后来跳槽的来龙去脉。讲起这段往事,克林格难免忿忿不平,但这对搭档如今在文坛的表现,不也是他眼光独到的最佳明证?

在纽约的最后一天,我们去自然史博物馆朝圣。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学博物馆,收藏品数量惊人,远超过展览空间所能容纳,馆方只能定期拟订主题,从中取出一小部分展示。那些储藏室里的宝藏,我们自然是无缘得见,只能想象那个幽深地底的“恐龙墓场”:据说是世界上最多龙骨化石聚集之处。展馆有如迷宫,我们走得脚快断了也看不完,还得赶晚班飞机。不过博物馆里说不完的故事,已经在我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即将在你眼前上演的,是一段虽然姗姗来迟,却永不嫌晚的精彩旅程;一个不论在幕前还是幕后,都同样戏剧化的故事;一对各有专长、相互补强的写作搭档。

目录

1 旧骨	1
2 渠城猎手	125
3 骷髅茅屋	259
终曲	387
后记	388

圣骨匣：神龛或保管箱，用于展示圣者或神遗留的物品、骨骼或身体部分。

1

斯诺先测试气瓶的气压调节器，再检查两个气阀，双手顺着潜水服光滑的氯丁橡胶表面摸了一遍。和六十秒前刚检查的结果相同：完全正常。

“再给五分钟。”潜水队队长说，把汽艇的速度降了一半。

“好得很，”费尔南德斯用盖过大马力柴油引擎的轰鸣声的嗓音挖苦道，“真是好得很。”

其他人都没吭声。斯诺注意到离下潜地点越近，小队成员们就越是没心思闲聊。

他的视线越过船尾，望着螺旋桨在哈莱姆河上搅起的棕色泡沫。泡沫呈楔形散开。这里的河面宽阔，在八月清晨酷热的灰色雾霭下泛着泥光。他转向岸边，橡胶头罩牵动颈部皮肤，他轻轻做个鬼脸。公寓楼高耸入云，窗户残缺不全。仓库和工厂只留下难看的外壳。一处被废弃的操场——不，不完全是被废弃的：有个孩子在锈迹斑斑的架子上荡秋千。

“喂，潜水大师，”费尔南德斯对他喊道，“没忘穿纸尿裤吧？”

斯诺拽了拽手套边缘，继续望着岸边。

“上次我们让新手下水，”费尔南德斯说个没完，“那家伙拉在了潜水服里。老天，太难看了。回程我们让他在船尾板上坐了一路。那次还是去自由岛呢。比起阴沟简直是小菜一碟。”

“闭嘴，费尔南德斯。”队长不咸不淡地说。

斯诺还在盯着船尾看。他从纽约警局调入水鬼组后犯了个大错误。他不该提到他曾在科尔蒂斯海的一艘潜水船上工作过，可

惜醒悟得太晚。他后来得知水鬼组有几位队员当过商业潜水员，铺设电缆，维修管道，在石油平台做事。他们认为他这种潜水大师是娇生惯养的二把刀胆小鬼，只喜欢清澈的水体和干净的沙子。尤其是费尔南德斯，怎么也不肯放过他。

队长转向靠岸，快艇猛地向右舷倾斜。当船驶近河畔一处密集建造的廉租房时，他把引擎关得更小了。忽然，一条砖砌的小隧洞出现在眼前，打破了千篇一律的灰色水泥外墙。队长将快艇驶入隧洞，向着半明半暗的前方而去。斯诺闻到被搅动的水面泛起难以形容的气味，眼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他勉强压下一声咳嗽。船首的费尔南德斯扭头窃笑。费尔南德斯敞着潜水服，斯诺能看见里面的T恤印着警方水鬼队的非正式格言：我们潜屎，寻找尸体。但这次要找的不是尸体，而是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一大方海洛因，昨晚和警方枪战时被毒贩从洪堡铁路桥上扔进了河里。

狭窄的沟渠两边是水泥堤坝。前方有一艘警方快艇在铁路桥下等待，快艇关闭了引擎，在条纹状的阴影中载沉载浮。斯诺看见甲板上有两个人：一个是驾驶员，另一个体格魁梧，穿着非常不合身的聚酯潜水服。他有点秃顶，嘴里叼着湿漉漉的雪茄。他提提裤子，朝沟渠啐了一口，对他们举起手表示欢迎。

队长朝快艇点点头，“看看那是谁。”

“达戈斯塔副队长，”船首的一名潜水员答道，“肯定很糟糕。”

“只要有警察中枪，情况就必然糟糕。”队长答道。

队长关掉引擎，把船尾转过来，让两条快艇并排停靠。达戈斯塔后退两步，过来和潜水队说话。随着他的走动，警方快艇被他的体重压得微微倾斜，斯诺看见流水在船壳上留下了油腻腻的绿色印记。

“早上好。”达戈斯塔副队长说。他在桥下的阴暗处眯着眼睛看着潜水员们，平时面颊红润的副队长今天像是畏惧光线、面色惨

白的洞穴生物。

“和我说说，长官，”潜水队队长边说边把深度计扎在手腕上，“到底什么事？”

“逮捕出了岔子，”达戈斯塔说，“结果只是个信使小弟，他把货物扔下了大桥。”他朝头顶上的钢架点点头。“然后开枪击中了警察，他自己死前也吃了好几颗子弹。要是能找到那一方海洛因，就可以了结这桩狗屎案件了。”

潜水队队长叹息道，“那家伙既然死了，为什么要叫我们来？”

达戈斯塔摇摇头，“怎么？难道能把价值六十万美元的海洛因留在这底下？”

斯诺抬头张望。他能在大桥发黑的大梁之间看到焚烧过的建筑物外墙。一千扇肮脏的窗户俯视死亡的河流。真是糟糕，他心想，信使居然把毒品扔进了洪堡水道，这里又称至尊阴沟，以古罗马蔚为壮观的中央下水道命名。之所以有这个绰号，是因为它积累了数个世纪的排泄物、有毒淤泥、动物尸体和工业垃圾。

一列地铁从上方驶过，“隆隆”震动，“吱嘎”摩擦。脚下的快艇为之颤抖，微光闪烁的黏稠水面也轻轻抖动，仿佛刚开始凝固的明胶。

“好吧，弟兄们，”他听见队长说，“咱们下去溜溜。”

斯诺开始整理潜水服。他知道自己是一流的潜水员。他在朴茨茅斯长大，说是活在皮斯卡塔夸河上也不为过，那些年救过好几条性命。后来他在科尔蒂斯海猎鲨，技术潜水到两百英尺以下。尽管如此，他对眼前这次下水还是毫无期待之情。

虽说斯诺先前没有来过，但在基地里听小队成员们说了许多至尊阴沟的事情。在纽约城所有能潜水的肮脏地方里，最最可怕的就是至尊阴沟：比亚瑟水道、地狱之门，甚至郭瓦纳斯运河都要可怕。他听说这里曾经是哈德逊河的一条支流，不算小，流经哈莱

姆的糖山南侧，横穿曼哈顿。但几个世纪的污物累积、商业建筑和疏于治理把它变成了不再流动的臭水塘：容纳一切你能想象之物的液体垃圾桶。

斯诺排队从不锈钢架子上取出氧气瓶，一边走向船尾一边把氧气瓶套上肩膀。他仍旧不习惯干式潜水服沉重而束缚的感觉。他用眼角余光看见队长走了过来。

“都准备好了？”队长平静的男中音飘进耳朵。

“我想是的，长官，”斯诺说，“头灯呢？”

队长不明所以地看着他。

“建筑物挡住了所有阳光。要看东西总需要灯光吧？”

队长咧嘴一笑，“没什么区别。阴沟水深大约二十英尺。再往下十到十五英尺是悬浮泥沙。脚蹼一旦碰到，泥沙就会像尘弹爆炸似的散开。你顶多能看清自己的护目镜。泥沙底下是三十英尺淤泥。海洛因就埋在淤泥里的某处。下水以后，双手就是你的眼睛。”

他打量着斯诺，犹豫片刻，然后低声说，“听着，这儿和在哈德逊河潜水练习可不一样。我带上你只是因为科尼和舒尔茨还没出院。”

斯诺点点头。那两位潜水员都得了“芽病”——芽生菌病，一种侵袭内脏器官的真菌感染疾病——起因是一周前潜入北河河底，在一辆豪华轿车里搜寻一具满是弹孔的尸体。尽管每周都要做寄生虫筛查的强制血检，每年还是有潜水员遭遇各种怪病侵扰。

“这次你要是不愿意下水，我也没问题，”队长继续道，“你可以留在甲板上，帮忙操纵导向绳。”

斯诺望向其他潜水员，他们系上负重腰带，拉紧干式潜水服的拉链，把绳索垂下船舷。他回想起水鬼队的第一戒律：每个人都必须下水。费尔南德斯把一根绳索系上羊角钩，扭头看着他们，露出

了然于心的讪笑。

“我要下水，长官。”斯诺说。

队长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记住基础训练的内容。步伐不能乱。第一次下粪水，潜水员往往会屏住呼吸。但你千万别，那样非常容易生血栓。潜水服别过度充气。还有，老天在上，绝对不要松开绳索。在淤泥里会忘记上下。松开绳索，我们要找的就是你的尸体了。”

他指着最靠近船尾的导向索说，“你的。”

斯诺耐心等待，放慢呼吸，戴上面罩，系好绳索。最后又检查了一遍自己的潜水设备，然后滑下船舷。

虽说隔着憋闷而紧缩的干式潜水服，这里的水感觉还是很奇怪。黏兮兮，稠乎乎，不会溅过耳朵或在手指间涌动。划水需要花些力气，仿佛在润滑油里游泳。

他攥紧导向索，朝水面之下又下沉了几英尺。他已经看不见上方快艇的船底了，周围液体里弥漫着细微的颗粒物，遮蔽了视线。他在发绿的微弱光线中环顾四周，在自己面孔前方见到了攥紧绳索的戴着手套的手。他在稍微远些的地方辨认出自己的另一只手，手臂伸直，正在水里摸索。两只手之间悬浮着无数微粒。他看不清脚下，脚下只有无边黑暗。他知道向黑暗深处再走二十英尺就是另一个世界的天花板：黏稠淤泥包裹着的另一个世界。

斯诺这辈子第一次意识到他的安全感有多么依赖阳光和清水。科尔蒂斯海的海平面下五十英尺深处仍旧清澈，头灯的光芒能带来开阔的空间感。他又沉了几英尺，拼命睁大眼睛盯着下方的黑暗。

忽然，在视野的最边缘处，隔着幽暗的水体，他看见或认为自己看见下方有一道边界分明的雾霭，其表面上下起伏，纹理交错：泥沙层。他慢慢沉向那里，觉得忧虑把胃揪了起来。队长说过潜

水员常会想象他们在浑浊的水里看见了怪东西。很难分清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

脚碰到了悬浮着的怪异表面——穿了过去——尘云立刻翻腾而起,将他团团围住,挡住了全部视线。斯诺有一瞬间惊恐万状,拼命拉扯导向索。想到讪笑的费尔南德斯,他镇定下来,继续下沉。每个动作都掀起一股黑水风暴,接连涌向他的护目镜。他发觉自己出于本能屏住了气息,强迫自己深长而规则地呼吸。什么烂事啊,他心想。我入队后第一次出任务,怎能这么没用?他停顿片刻,控制住呼吸,逼着自己有节奏地稳定呼吸。

他顺着绳索一次下沉几英尺,动作很小,尽量放松。出乎意料的是他发觉眼睛是睁是闭已经不再重要。思绪不断想起在下方等待他的黏稠泥幔。有什么东西陷在烂泥里,被烂泥包裹,仿佛琥珀里的昆虫……

靴子忽然触底,但感觉和以前碰到过的海床大不相同。这里的水底似乎在腐烂,带着橡皮似的恶心阻力迎接他的体重,爬上他的脚踝,吞没膝盖,接着是胸膛,他仿佛陷进了湿黏的流沙。淤泥迅速没过头顶,他陷了进去,但还在继续下沉,不过速度渐慢;他完全被软泥包裹,软泥贴上了橡胶潜水服,眼睛看不见,全靠肌肤的感觉。他听见呼出的气泡在四周浮向上方,不是听惯了的快速涌动,而是迟缓的隆隆胀气声。他越是下沉,淤泥的阻力似乎就越大。他在这鬼东西里能下沉多远?

他按照训练挥舞空闲的手,在秽物里左右扫动。手碰到了东西。在黑暗中,隔着厚实的手套,很难说到底是什么:树枝?机轴?纠结成团的电线?这个淤泥墓场里聚集了几个世纪的垃圾。

再下沉十英尺就上去。连龟孙子费尔南德斯也没法再取笑他。

他挥舞的手臂忽然碰到了东西。斯诺拽了一下,那东西飘向